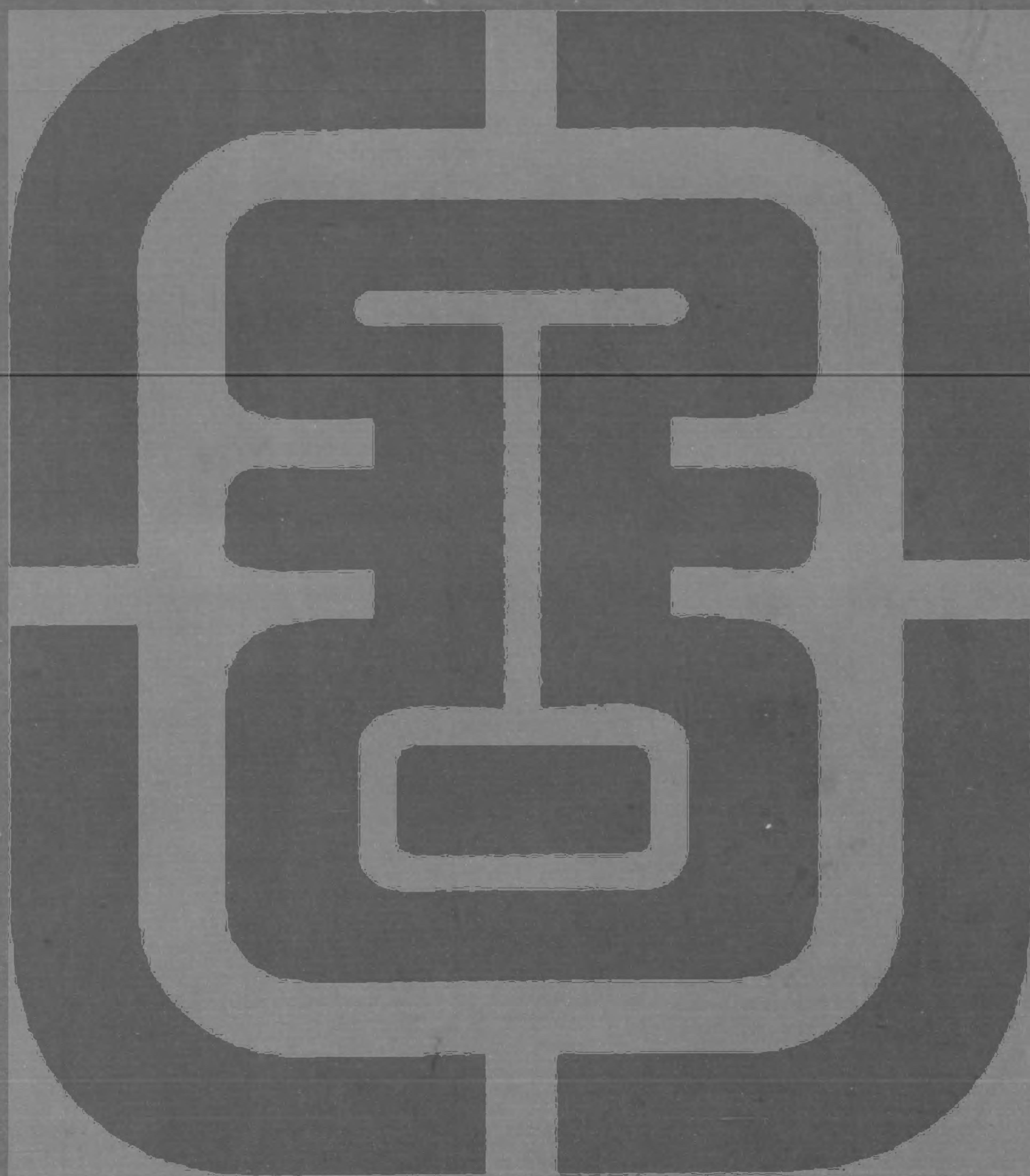


914174

= 26.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四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薛嵩 子平嵩弟 令狐彰 子建運 田神功 弟神王

侯希逸 李正己 紆納子師古師道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質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為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至嵩惶惑迎拜于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志忠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衛洛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志忠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曆八

年正月卒詔遣弟崑知留後累加崑太子少師大曆十年正月丁酉  
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崑舉眾歸田承嗣以叛崑奔于  
洛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嵩子平年  
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僞許  
之讓於叔父崑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  
年宰相杜黃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  
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  
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黃河二里每歲常爲水患平詢  
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開  
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  
爲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爲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道朝廷以  
東平十二州析爲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以平爲節度  
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  
全軍討伐不勝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

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  
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焉狼兒爲  
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眾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  
得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募二千  
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  
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  
亦就擒戮脅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  
伏平之威略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并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  
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曆元年歸朝進  
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  
察等使大和二年復以晉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檢校司  
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  
年卒冊贈太傅嵩族子雄初爲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歿特詔授衛州  
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滯天寶中任鄧州錄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訪使宋鼎引爲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爲署爲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僞署爲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于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爲賊守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爲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大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咸悉力爲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匹并帷

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狄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踏此其短也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効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

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  
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慙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  
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  
馬牛畜一切已上並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  
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  
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  
勤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上  
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曰忠衛社稷外修疆事合於一體以靖  
庶邦其在有終謂之不朽觀前代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迫於大化  
不忘時君未嘗不嘉尚而流歎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形外純和  
積中本於孝敬輔以才略統制藩閫服勞王家徃以母老躬於就養  
豈不戀闕以茲曠年及苴麻在艱優論權奪踴絕傷足淚盡喪明入  
覲之期良願莫遂想其風彩久軫顧懷遽見淪沒用深追悼嗟乎方  
疾之時以情自疏無所有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簿請擇良

命于中朝乃今遺胤爰歸東洛教忠以報國約禮以居喪古人所  
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哉節槩誠亮高絕無鄰習然感傷  
鑿寐增慟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範  
宣付史館式昭名臣子建運通建大曆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  
兼御史中丞歸滑州及彰卒滑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舉家歸  
京師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涇原兵亂出幸奉天建方教  
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爲後殿至奉天以建爲行在中軍鼓角  
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  
年六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  
李氏恒帥寶臣女也建惡將弃之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姦通建召  
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子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  
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建會赦免坐  
德宗詔曰子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輟常膳五百  
千文充葬士倫母子其父旣衰老至無所歸良深矜念委京兆尹厚

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爲右領軍大將軍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勲特容貸之復陳訴詞甚虛罔遂敗施州別駕同正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答筆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邵朱瞿曇等七人及賊絹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人士寃之元和申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寮嘗

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熯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獎錄憲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贊善大夫出爲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爲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虛張虜獲得賊數人即爲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衄即不敢上聞後爲賊所攻境上城柵並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爲昭州司戶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爲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壽州失律不宜遽加獎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爲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爲左衛大將軍卒

田神功翼州人也家本微賤天寶末爲縣里胥會河朔兵興從事幽

蘄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於鄭州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爲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徧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效其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八年冬復覲闕廷邁疾信宿而終上悼惜爲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大曆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據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祿山反署其腹心徐師道爲平盧節度希逸時爲平盧裨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襲殺師道使以聞詔以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旣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勵將士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旣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圖形凌煙閣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會有勅遣使來存問懷玉恐玄志子為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為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斬繇是不敢為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為兵馬使正己沉毅得衆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令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曆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曆中薛嵩死及李靈曜

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為己邑正己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激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稱強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為備河南騷然天下為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是運輸為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摠兵政祕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贈正己太尉納少時正己遣將兵備秋代宗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倉部郎中兼摠父兵署奏淄州刺史正己將兵擊田承嗣署奏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署奏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兗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建中初正己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納秘喪統父衆仍復為亂比會悅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悅為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



汨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洵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  
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洵背宗乃悉兵圍之  
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  
洽攻破其城外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男  
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  
以爲已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繫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希烈  
朱滔王武俊田悅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與元之降罪已  
詔納乃効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無  
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  
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  
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子師古累奏  
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  
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  
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于德棣二州將

取蛤蜊及三汊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蜊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隸  
淄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蜊爲納所據固城西戍之  
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隸之蛤蜊猶爲納戍  
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汊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  
侵掠德州爲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  
死心頗易之乃率衆兵以取蛤蜊三汊爲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  
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會士清  
營中火起軍驚惡之未進德宗遣使諭旨武俊即罷還師古毀三汊  
口城從詔旨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  
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  
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族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五  
月師古服闋加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  
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  
樂安滕並爲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

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錄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謂曰師古近得邸吏狀具承聖躬萬福李元素豈欲反乃忽僞錄遺詔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以不討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為名異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即位師古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師道師古異母弟其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沐固止之乃請進兩稅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憲宗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

兩蕃等使自正巳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衆不附已皆用嚴法制之大將持兵鎮于外者皆脅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衆父子兄弟相傳焉五年七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燒河陰倉斷建陵橋初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兵謀雜以往來更不敢辨因吳元齊北犯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內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小將楊進李再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人圍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內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不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靜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不能折脛圓

靜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靜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元膺具狀以聞及誅吳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子入侍宿衛詔許之師道識暗政事皆決於群婢婢有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爲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耶今境內兵士數十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

公綽往宣慰且觀所爲欲寬容之師道苟以遜順爲辭長惡不悛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成縣斬首五百餘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於兗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再戰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柵田弘正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柵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旣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勝出戰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賁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首送于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獻於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于太

廟郊社憲宗御興安門受之百寮稱賀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兇黨拒抗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父居汚俗皆被脅從況討伐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効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況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為屈法庶使知恩並宜特從釋放仍令却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堂弟師賢師智配流秦州姪弘異配流雷州詔分其十二州為三節度俾馬摠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紀其績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領州郡朝廷馱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為軍人逐出正已又據齊魯之地既而遞相膠固聯結姻

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為常仍皆署其子為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為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于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為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為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為尼

洧正已從父兄也正已用為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戶充招諭使初洧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即必立功況海沂兩州亦並為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並素與之約若有詔命冀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為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盧杞杞怒程不先白已故洧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為賊所據不受洧命旋加洧檢

校戶部尚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洎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洎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內蓄姦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濡足賊廷既沐國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乎居喪情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已時稱能惡始善終者也建志稟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勲名希逸荒狂自失葦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得計則潛圖兇逆失勢則僞奉朝旨向背任情數十年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者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群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猶爲多矣何所疑焉

贊曰田神功勇能立勲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以顯揚師道任職獲而亡滅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張鎰馮河清附劉從一蕭復復族子位佩德柳渾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丘辟鎰為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擬以公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誅令誅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䟽理擬擬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毋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擬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為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毋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勳員外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曆五年除豪州刺史為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

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于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  
汭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團練  
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除河中晉絳都防  
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  
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養疾私第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  
學士修國史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干發其陰事縱下  
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干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  
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  
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  
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  
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旣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  
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  
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

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準鬪競律諸奴婢告主  
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  
趙縱非叛逆奴實姦兒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  
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大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  
壻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  
罪三壻錄勲念舊猶或可容況在章程本宜有免陛下方誅群賊大  
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  
詔始行一朝借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  
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  
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干杖殺之  
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  
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僞請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  
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代朱泚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  
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

者半之分立壇下鎡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  
順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熱論利施斯官  
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昇壇為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為牲鎡耻與  
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  
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羊鎡出犬白羊乃  
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歆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  
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十年惟永恢王者之不業被四海以聲教  
與吐蕃贊普代為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  
間或因小忿并惠為讎封壇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元乃  
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  
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  
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弃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  
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縣暨劔南西  
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

抵劔南西界磨在此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  
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為定其  
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中間  
悉為閑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  
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  
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  
廟副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  
而已盟畢結贊請鎡就疆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為誓誓畢復昇壇  
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德宗將幸奉天鎡竊知之  
將迎鑾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  
齊映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為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  
乃託故不時發鎡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  
鎡修飾邊幅不為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玠李卓牛僧伽  
等作亂鎡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為備保負荷而逃皆



獲免鎰出鳳翔三十里及二子皆爲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王  
沼張元度柳遇李淑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隸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戰功授  
左衛大將軍同正隸涇原節度馬璘璠以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  
功歷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  
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  
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況聞之乃集三軍大  
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  
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  
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姚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  
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  
希鑿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興元元  
年贈太子少傅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  
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曆中宏詞授祕書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  
南尉雅爲常袞所推重及袞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  
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  
普王之爲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  
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平章事歲  
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  
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尋  
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右相  
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爲侍中自祥道至  
從一劉氏凡三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  
尉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澣濯之衣獨  
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

爲官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尚書郎大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爲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爲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爲襄漢元帥以復爲戶部尚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爲監軍自爾恩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官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指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

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先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豳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返官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遊則天下明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言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言然未諭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旣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寤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浸不悅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郤國公主親

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于饒州時年五十七復門望高華志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父性孝友居家甚睦為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郃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馬蕭升升於復為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別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穢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昇貶嶺南蕭鼎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獸禱其子位為禱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並長流端州公主女為皇太子妃即順宗也太子懼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郃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父微初尚郃國微卒尚蕭升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恢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至學棲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拍局忿其踈縱渾不

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大曆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寃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為都團練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為諫議大夫浙西江東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頃為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為帶墜壞一跨乃私市以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

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曰  
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  
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  
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弄義門虧  
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  
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  
每奏事或日盱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渾雖  
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為相不滿歲而罷  
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  
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  
觀察使渾奏曰志貞一末吏儉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渾  
以疾稱告即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  
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  
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

及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  
今日將事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渾曰  
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有行於夷狄人面獸心  
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  
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  
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亦寧節度韓遊瓌飛  
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街遞其表以示  
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  
禮異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  
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  
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  
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渾母兄識督意文章有重  
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剗端往往詣  
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非博渾亦善為文然趨時向功非

沉思之所及渾警辯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許謨亮直皆足相明主平秦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德宗出賢相任姦臣致朱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姦人固宜循默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鎰復渾去宗社其殃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六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揆

李涵

陳少遊

盧慧

裴諧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秦府學士給事中玄道玄孫祕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知宗正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嘗

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其爲舍人也宗室請加張皇后翊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揆在相位決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爲物議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呂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賓

客爲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內構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萊州長史同正負其制言曰扇湖南之入州沮江陵之節制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授爲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初揆兼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旣無祿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爲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行至鳳州以疾卒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李涵高平王道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涼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朔方兵馬招集

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賤  
至平涼謁見涵敷奏明辯動合機事肅宗大悅除右同員外郎累至  
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  
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  
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  
宗以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充河朔  
宣慰使大曆六年正月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  
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及代之  
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割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  
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  
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  
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妄有奏議  
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  
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

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厠  
周行宜佐遐藩用誠薄俗可歛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爲檢校工部  
尚書兼光祿卿仍充山陵副使無幾以右僕射致仕興元元年九月  
卒追贈太子太保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  
累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爲崇玄館學生衆推引  
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并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并坐  
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  
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旣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  
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爲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  
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爲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  
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  
奏爲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  
史未視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爲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

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太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伺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穎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下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間三摠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文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弃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為少遊賓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摠賦稅錢帛約八百



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頴就佶強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須承勅命未與之頴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去財爲光弼所殺故頴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旣懼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參謀溫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

豪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僞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爲刺史張建封侯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旣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盧萇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土部侍郎義恭玄孫也父子騫穎王府諮議參軍以萇贈祕書少監萇少以門蔭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錄事參軍監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萇無術學善事權要爲政苛躁

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史遷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裴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諝少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細積官至京兆倉曹丁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盜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號王巨署奏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毋憂東都復為史思明所陷諝藏匿山谷思明嘗為諝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諝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諝思明見之甚喜呼為郎君不名偽授御史中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召見言事代宗居陝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所排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推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

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由是未敢即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刺史入為右金吾將軍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甫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諝列奏狀上以為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為蓋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眾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諝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閩州司馬徵為右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

夫為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  
諳自河南凡五為代官入視事未嘗當正處不鞫人於賊罪以寬厚  
和易為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少遊逐勢利  
隨時盧巖事權要巧宦察言觀行皆無可稱涵節行著聞諳和易為  
理庶幾近仁也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姚令言

源休

張涉

洪經綸

張光晟

喬琳

蔣鎮

彭偃

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姚令言河中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  
金吾大將軍同正為衙前兵馬使改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  
年孟暉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  
肅堪任將帥暉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  
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  
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

上唐傳七十七  
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昫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漣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絲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戰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衆意旣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旣僭號乃以令言爲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旣以身先逆亂頗盡心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爲首帥也群兇宴樂旣醉令

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惟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于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爲火迫鄭侯朱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鑿希鑿僞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張光晟京兆整屋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

唐傳七十七  
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仗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快快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爲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

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毋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語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臻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特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日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職又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請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相已下具綵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

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遽奏為光祿卿休以其遠使嘗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為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繼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為宰相判度支休遂為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內外咨謀一稟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為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為蓋非一焉又勸泚鋤翦宗

室以絕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傑專其斷決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為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並斬于東市籍沒其家

五日詔晉林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個儻踈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嘲諷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為劔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故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懷州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

幸梁洋琳從至盤屋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至以御馬一疋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悵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髮而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千騎追至京城俾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諧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宮授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政小大之事皆咨之翌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相上授之不疑天下聞之

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踈涉涉俄授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賊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將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列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負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駟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也時霖潦彌月壞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壻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鄆縣西馬躡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授賊僞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鄆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即令騎二百求之鄆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

唐傳七十七  
五  
為偽宰相既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為兄鍊所救而罷數  
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畏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頗議欲逼脅  
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兄鍊等並授  
偽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列叔渙當祿山思明之亂並授偽職  
然以家風修整為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為已任而貪  
祿愛死節墮身戮為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為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  
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偽順命即依  
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  
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  
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偽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為當塗者所抑形於言色大曆末為都官  
員外郎時劔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  
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

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  
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唯劔南一道下尚書集  
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  
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  
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  
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  
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  
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  
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  
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  
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繫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  
盜媼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  
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  
人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



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姑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偃泐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為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為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偽署中書舍人僭

號辭令皆偃為之賊敗與偽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脩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為至論令言遠摠師徒首為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真主俯就偽官蔣鎮貪祿墮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  
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  
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為別將  
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  
黑衣救至靈察大劔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  
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  
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為判官授兵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  
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  
賊兵羸餓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改綏德府折衝肅宗  
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宰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段秀實 子伯倫

顏真卿 子頽碩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  
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  
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為別將  
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  
黑衣救至靈察大劔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  
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  
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為判官授兵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  
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  
賊兵羸餓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改綏德府折衝肅宗  
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宰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

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為援累有戰功而秀實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內乃奏秀實為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崗嗣業為流矢所中卒于軍眾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邛山之敗軍徙翼城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眾推白孝德為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祿卿為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乏食難於饋運乃請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死多逃匿羣行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為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為都虞候權知來天行

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父之兵還于邠寧復為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大曆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眾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毋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取後者徙族於是遷涇州既至其理所人烟燹絕兵無廩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遙管鄭穎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為留後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八

年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  
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謨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  
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謨等恐懼下  
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  
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十  
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  
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  
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  
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  
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  
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  
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建  
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

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爲方春不可與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  
沮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  
拓無何劉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官闕源休教泚僞迎鑾  
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  
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爲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  
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  
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  
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  
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  
符軍人亦莫辯其印文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  
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  
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  
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  
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

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纜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  
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  
至遂遇害焉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  
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  
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  
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大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  
慮異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  
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  
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勳懋  
招大世口台不德罔克若天邁茲殷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放然靡  
依通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  
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

頃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  
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痛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  
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啞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  
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顛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  
前哲聲恒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  
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  
謚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  
貲官諸子並與五品正貲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  
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信不達屢  
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凶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  
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疇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真  
事跡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  
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乎貞烈  
激其頽風蒼黃之中密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撓其兇謀果集

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凜然振邁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  
門閭緣葬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  
累朝凡赦書節文褒獎忠烈必以秀實爲首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  
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勅令所司置廟  
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外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  
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勲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  
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  
檢校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  
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  
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爲太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  
子自古歿身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  
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真卿少  
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

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  
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  
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  
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  
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  
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  
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  
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  
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  
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  
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  
爲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  
才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明等爲將祿山旣陷洛陽殺留守李  
愔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

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署斬子光密藏三首  
異日乃取三首冠飭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  
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  
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  
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  
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  
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  
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畜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  
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  
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謂之曰兵  
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  
下將出嚙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  
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嚙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  
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

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  
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  
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  
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  
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  
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  
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  
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弃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  
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  
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  
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  
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荅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  
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  
兒子每出二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

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波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

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挽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則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翦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卽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逐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



伏家引奏不許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  
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  
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  
相又闕官素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  
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  
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  
今日天下之蔽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  
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  
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  
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  
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  
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  
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  
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

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  
愆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  
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  
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  
臣庶以爲始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  
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  
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  
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  
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  
初謚爲定今日袁係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  
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  
禮儀使論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  
以補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

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  
矍然而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  
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  
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  
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遠慢罵舉刃以擬之  
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  
爲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兒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  
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  
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  
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  
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  
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執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  
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  
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

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柵方丈坎於庭  
曰坑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賈伯儀旌  
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  
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  
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  
希烈旣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  
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  
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  
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  
官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  
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  
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  
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勅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  
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

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寔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顏頌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真官故顏得錄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弘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彞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叅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意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歿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去亡萬代垂訓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

弟洙張延賞子弘靖

劉大响字規次宗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

